

赵锐勇 耀一 骆烨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篇 武侠喜剧 小说

盖世英雄

方世玉

Gaishi Yingxiong

FANG SHIYU

武林中的生死权谋 扶弱扬善中的爱与真情
演绎一代英雄方世玉的传奇人生

赵铃

毕著

版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SU LITERATURE AND ART
SHENG HOUSE

盖世英雄



Gaishi Yingxiong
FANG SHIY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盖世英雄方世玉 / 赵锐勇, 耀一, 骆烨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9-4481-4

I. ①盖… II. ①赵…②耀…③骆…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9557 号

书 名 盖世英雄方世玉
著 者 赵锐勇 耀 一 骆 烨
责任编辑 江山华 丁小卉
责任校对 徐 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20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481-4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盖世英雄

世
王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44
第五章	061
第六章	078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48
第十二章	161
第十三章	176
第十四章	187
第十五章	198
第十六章	213

第十七章	223
第十八章	235
第十九章	249
第二十章	262
第二十一章	273
第二十二章	287
第二十三章	302
第二十四章	316
第二十五章	331

第一章

盖世英雄

盖世英雄



清朝初年，福州府的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在这看似平常无奇的日子里，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预示着一场血战即将发生。大清第一高手查哈赤和他的手下赤练甲、蛇女等人骑在高头大马上，身后跟着众多清兵，向闽行别院包抄过来。街道上的老百姓们慌乱地闪开，还来不及躲开的老百姓被查哈赤他们的大马撞在了一边，却都不敢反抗。查哈赤、赤练甲一脸凶相地看着前方，蛇女的脸上始终挂着阴森森的笑容。

此时，在闽行别院的客厅里，天地会的堂主们正在秘密商议大事。洪天佑手中拿着一份密函，语气郑重地对众堂主说道：“这是老舵主临终前留下来的密函，密函中有老舵主亲自为我们天地会选定的名册，这里包括新任总舵主、各地分会的堂主……”说到这里，洪天佑捂住胸口咳嗽了几声。

未来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站了起来，关切地慰问道：“洪师叔，你的身体？”

洪天佑抬手示意没什么大碍。众堂主都关切地看着洪天佑。洪天佑继续说道：“今日把各位堂主召集到闽行别院，就是为了宣布老舵主的这份新名册。”

众堂主都望着洪天佑。突然，洪熙官急急忙忙地从外面冲进来，走到洪天佑身边：“叔叔，不好了，查哈赤带着一大堆人马把闽行别院围了起来，来势非常凶猛。”众位堂主一听都紧张地站了起来。洪天佑镇定自若地问：“有多少人马？”

“少则也有两千人，而且有好几位高手在查哈赤身边。”洪熙官说。

一个堂主对洪天佑道：“洪堂主，查哈赤此次带着这么多清兵来，必是有备而来，我们已无退路。”洪天佑看了他一眼道：“既然没有退路，那我们就敞开大门，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时，查哈赤率领的清兵已经将闽行别院团团围住。突然，闽行别院的大门敞开，洪天佑、陈近南、洪熙官及众位堂主和外面的查哈赤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查哈赤得意地笑笑：“呵，看来今天可以收获一箩筐天地会的大鱼了。哈哈……给我，杀！”查哈赤一声令下，赤练甲、蛇女及清兵们向洪天佑他们冲杀上去。

天地会的人急忙应战，双方顿时交战起来，别院里厮杀呐喊声一片。陈近南对洪天佑说道：“洪堂主，你先歇着，这里交给弟兄们了。”说完，一个飞身，和蛇女搏杀在一起。

洪天佑冷静地看着交战场面。一个天地会义士被几个清兵围住，几个回合的打斗后，清兵们不敌义士，均被义士击倒，或死或伤。赤练甲这时候走了出来，用藐视的眼神看着这个义士，冷笑着摇了摇头。义士捏了捏拳头，奋力向赤练甲袭去。赤练甲不慌不忙地一个闪身，脸上的笑容突然变的狰狞，猛地一用力，义士的胳膊“咔嚓”一声被硬生生地折断。义士痛苦万分，大叫了一声。

赤练甲一把将义士拉到身前，双臂勒住义士的脖子，两只手抓住义士的脑袋，用力一扭，只听“咔嚓”一声，义士颈椎被折断，当场毙命。不远处传来一个年轻人痛苦的叫声：“大哥！”他怒不可遏地结果了一个正在和他厮打的清兵的性命，红着眼睛举刀向赤练甲冲来。

赤练甲双手叉在胸前，毫无惧色地看着迎面而来的这个年轻人。这时候，洪天佑飞

身过去，挡在了年轻人和赤练甲中间，表情坚毅地看着赤练甲。洪天佑抬起手挡住了年轻人，年轻人一脸悲愤：“洪堂主你让开！我要杀了这个清廷的走狗给我大哥报仇！”

洪天佑语气淡定地说：“交给我吧！”赤练甲看着洪天佑，挑了挑眉毛道：“哼，洪堂主，乖乖地把你们老舵主留下来的名册交出来，不然休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洪天佑笑着摇了摇头：“呵，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

赤练甲举起双刀，施展开了功夫，洪天佑一撩长衫的下摆，暗暗发力。赤练甲冲杀了上去，和洪天佑打在了一起。赤练甲有些不敌洪天佑，洪天佑乘胜追击，伸手飞向赤练甲，直奔着他的脖子而来。就在洪天佑快要接触到赤练甲的时候，查哈赤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了洪天佑的手，面无表情地看着洪天佑。

洪天佑努力想抽回手，但是抽不动，抬头看向查哈赤，惊愕道：“锁扣爪！你是查哈赤？”

查哈赤并不回答洪天佑，一把拉过了他，然后肩膀用力撞向洪天佑的胸口，洪天佑向后退去。

赤练甲走到查哈赤身边，捂着胸口：“查大人……”查哈赤用余光瞥了赤练甲一眼，极为不悦：“废物！”赤练甲一脸尴尬，低下头：“是。”

查哈赤看向洪天佑，洪天佑此时捂着胸口，表情痛苦，嘴角挂着血丝。陈近南看到查哈赤击退了洪天佑，想过去帮忙，但这时赤练甲也围了上来，将陈近南抵挡住。

查哈赤对洪天佑道：“我看你也算是汉人里的这个。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交出名册，我不但可以保你不死，加官晋爵、荣华富贵也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洪天佑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加官晋爵？荣华富贵？能让我做皇帝吗？”

查哈赤怒目圆睁：“放肆！”一掌击向洪天佑。洪天佑禁不住血气上涌，“噗”一口吐出鲜血，跌坐在了地上。查哈赤左手背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走向洪天佑：“你们汉人有句话，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可惜了这一副忠肝义胆呀。如果不是各为其主，今晚实在是个把酒言欢的好时间呀，唉，可惜了，可惜……”查哈赤离洪天佑越来越近了，洪天佑努力地想挣扎着站起来。

陈近南这边，他击退了蛇女和赤练甲，向洪天佑一个飞身过来，挡在查哈赤面前。洪熙官也杀死了几个清兵，冲到洪天佑身边，洪熙官一把扶起了洪天佑：“叔叔，你没事吧？”洪天佑挤出笑容摇了摇头。

陈近南挡在查哈赤面前，又对洪熙官说，“熙官，你护送师叔先走，这里有我在。”洪熙官点点头，搀扶起了洪天佑，边战边退向后门而去。查哈赤见状，冲杀上去，陈近南和查哈赤交上了手，另外几个堂主也冲向赤练甲和蛇女，双方混战在了一起。

洪熙官搀着洪天佑，把冲上了来的几个清兵击退，从一边赶紧逃走。看着洪熙官和洪天佑逃走，查哈赤有些不甘心，想冲上去，但却被陈近南死死缠住。

洪熙官带着洪天佑逃出了闽行别院。陈近南见洪天佑他们已经逃离，再和清兵交战

下去死伤会更惨重，于是，陈近南一掌击退查哈赤，对各位堂主和义士们喊道：“弟兄们，洪堂主已经撤离，我们也赶紧走。”

天地会的义士们边战边退。陈近南压后，义士们退出了闽行别院。

赤练甲向着查哈赤：“大人？”

查哈赤一脸愤怒：“追洪天佑，务必拿到名册。”

“是！”赤练甲说完带着一群清兵追去。

在一个渡口边，停放着一只小船，洪熙官搀扶着洪天佑跌跌撞撞地跑来，远处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马蹄声，赤练甲带着一队清兵追赶而来。洪熙官和洪天佑赶紧找了一处洼地藏了起来。

洪天佑从衣服里拿出了名册交给洪熙官：“熙官！你听好，把名册送去广东肇庆的‘有间酒楼’，交给老板陈有间，他是分舵青木堂的堂主，你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他会知道怎么做的。”

洪熙官摇了摇头道：“叔叔，要走一起走！”

洪天佑又急又气：“混账！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名册安全送出，如果落入查哈赤的手里，天地会就岌岌可危了！想我洪天佑这辈子没什么大作为，如果连名册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有何颜面去见老舵主啊！”

洪天佑说完把名册塞到了洪熙官的手里，又郑重地提醒了一句：“记住，广东肇庆的‘有间酒楼’！”还没等洪熙官反应过来，洪天佑一下跳出了洼地，跑向渡口。

赤练甲骑马疾速向渡口奔来，发现了洪天佑的身影，大叫道：“老杂毛，想跑？驾！”

洪天佑此时已经来到渡口，跳到了船上，撑起竹篙向河中心划去。赤练甲此时也来到了渡口前，两脚一发力，从马上飞身向前，几个空中飞步落到了船上。洪天佑和赤练甲在船上打了起来。

洪熙官此时也从洼地里站了起来，看着渡船的方向，眼中含着泪：“叔叔，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保重！”

这时，一个眼尖的清兵发现了洪熙官，叫道：“那边还有！”清兵叫完，举着刀冲向洪熙官，其余的清兵也跟着冲向洪熙官。洪熙官冲入清兵中，一番拳脚后，把清兵打得人仰马翻，洪熙官转头再次看向渡口，小船此时已不见了去向，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名册，低语道：“广东肇庆，‘有间酒楼’。”

广东肇庆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甚为热闹，到处都是小贩招揽生意的吆喝声，“有间酒楼”前更是门庭若市，一阵阵酒香从里面飘出来，酒楼里坐满了客人。

方世玉的老妈苗翠花放下酒坛子，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赞叹道：“好酒，好酒！哈哈，陈老板，结账！”

陈有间跑过来：“嘿嘿嘿，方夫人，这些天的酒还不错吧？”

苗翠花满意地“唔”了一声点点头，从身后抽出一根一米长的旱烟枪，巧妙地点上了烟后，享受地抽了起来，尔后掏出一锭银子：“陈老板，结账。”

有间酒楼外，方世玉的书童方大同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不好了！夫人！不好了！少爷他……”方大同跑得太急，一下被门槛绊住，向前摔去，正好此时一个伙计端着一盘菜经过。方大同大叫一声：“啊——”

伙计往旁边一闪，手里的托盘和托盘里的菜全都飞了出去。苗翠花一个翻身用旱烟枪顶住了方大同，让方大同不摔跤，随后又一个翻身用旱烟枪一把菜接住，摆了一个霸气的姿势。苗翠花把托盘交给了伙计，拍了拍他的肩膀，又抽了口旱烟：“去吧。”

苗翠花转头看向方大同，摇了摇头：“什么事呀，大呼小叫的？”方大同气喘吁吁：“不好了夫人，少爷又去和那个富少爷决斗了。”苗翠花问道：“哪个富少爷？我们这都是富少爷，穷了也不叫少爷呀。”方大同着急：“哎呀不是，就是那个人头猪脑，没事被少爷找麻烦，动不动赌个几十两银子的富少爷。”苗翠花得意：“那你紧张什么？等世玉回来，我又有零花钱买酒喝了，哈。”

“不是，这次……哎呀，反正夫人您赶紧去看看吧。”方大同很是着急。苗翠花敲了敲旱烟枪，脚上一用功力，风一样地冲出了门外：“世玉别怕，阿花来了……”

在一片空旷的小树林外，几面彩旗迎风飘扬，富少爷一班人都趾高气扬的在那里显摆，身后的家丁举着“富少爷必胜”的横幅，满脸得意。

富少爷问道：“方世玉这个缩头乌龟呢？”跟班阿保急忙说道：“我看方世玉这次是真的怕了，哈哈。”富少爷得意地看向四周：“你们看看，就我这气势，这排场，想不赢都难。哎呀，可惜了我这一百两的银票呀，方世玉是无福消受咯，啊哈哈。”富少爷边说边高举银票挥舞起来。

就在这时，一阵疾风从富少爷身边掠过，苗翠花一个飞身，夺走了富少爷手里的银票。富少爷一惊：“谁，谁抢我银票？”苗翠花落地，几个招式后亮相：“我！方氏苗翠花！方世玉……他娘！”富少爷不屑：“切，什么翠花菊花啊，半老徐娘一个了，哈哈。”阿保上前去抢苗翠花手里的银票，苗翠花一个侧身让过，用旱烟枪敲打阿保的脑袋。

阿保叫了一声，捂着头坐在地上，惧怕地看着苗翠花。苗翠花喝问道：“刚才是不是你说我们世玉是缩头乌龟的？”阿保连连摇头：“不是我，不是我。”苗翠花转头看向另一个跟班阿安，阿安一愣，赶紧往一边闪躲：“不是我，不是我。”

富少爷冲到了苗翠花面前：“是我！都是我！怎么样？”苗翠花微笑：“哦，是你呀，没事，我就是问问。”富少爷伸出手，凶狠地说道：“拿来。”苗翠花假装不知：“什么呀？”富少爷：“银票呀！你刚抢了我的银票。”

“哦，银票呀，反正迟早是我们方家的，我先替你保管而已。这不叫抢，叫预支，你懂不懂啊。”苗翠花说完就把银票往怀里放，富少爷急了，伸手去抢。

“不！许！非！礼！我！阿！花！”方世玉跨骑在一辆木制的自行车上，戴着一副自制的墨镜，大叫而来。苗翠花看到方世玉，面露欣喜地叫道：“小玉来了，哈哈哈哈哈。”

方世玉快骑到众人面前的时候，一个飞身从自行车上跳起来，飞到了富少爷面前，一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木制手表，表盘上刻着十二个时辰，中间横着一根铁针。方世玉对着太阳竖起铁针，铁针的阴影指向“未”时：“时间刚刚好！哈！”方世玉说完含情脉脉地抓住苗翠花的手：“阿花！”

苗翠花也含情脉脉地看着方世玉，故作可怜：“小玉，要是有人骂你是缩头乌龟，你怎么办？”

“一字记之曰，打！”方世玉抬手打向苗翠花，苗翠花一低头，正好打在富少爷脸上。富少爷捂着脸：“你！”

苗翠花：“小玉，要是有人说你老妈不是翠花，是菊花，你怎么办？”

“哦……一字记之曰，再打！”方世玉再次抬手打向苗翠花，苗翠花又是一低头，结果打在了富少爷另一边脸上。富少爷捂着两边的脸：“你们……”

苗翠花：“还有哦小玉，如果有人说你老妈我是老东西……”

“太过分了吧！”方世玉说完猛地一抬脚，苗翠花一个飞身，这脚正好踢在了富少爷的肚子上，一下把他踢出好远，摔落到地上。富少爷被方世玉和苗翠花欺负得哭笑不得，阿保和阿安赶紧跑了过去，扶起富少爷，问道：“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富少爷一脸不爽地看向方世玉和苗翠花：“你们要完花枪了没啊！”方世玉和苗翠花看着富少爷，一脸疑惑的样子。苗翠花问道：“哟，富少爷，你怎么躺在地上呀？”方世玉：“哦，可能是天太热，中暑了吧。”苗翠花点了点头，耸了下肩：“这样啊，那算了，不要比了，反正银票我都收了，走吧儿子，老妈请你喝酒哈。”

“方！世！玉！”富少爷又急又气地爬了起来，挡在了方世玉和苗翠花面前：“不！准！走！”方世玉笑了笑：“不走？留在这陪你晒太阳呀！”富少爷大叫：“我要决斗！”

方世玉和苗翠花捂着耳朵，皱着眉头，方世玉不耐烦地说：“知道啦知道啦。那就赶紧开始吧。”这时候方大同和几个家丁抬着方世玉的木质自行车跑了过来，方世玉的木质自行车的车头上装着个写着“夏”字的牌子。

富少爷一脸不屑：“不和你废话了！我在东街的牌坊上挂了一个彩球，谁先拿到那个彩球就算赢！要是你赢了，银票归你！要是我赢了，你就得当众给我磕十八个响头，叫我十八声大爷，说十八遍我服了。”

方世玉假装一脸疑惑，问：“叫什么？”富少爷：“大爷！”方世玉：“说什么？”富少爷：“我服了。”方世玉坏笑着摸了摸富少爷的头：“乖！”苗翠花等人“哈哈”大笑起来。

阿保跟富少爷说：“少爷，他要你！”

“蠢货！要你说！”富少爷给了阿保一个耳光，然后骑上了木制自行车就开始跑，边跑边大叫：“方世玉！你就等着给我磕头吧！哈哈哈哈哈！”

方世玉一脸轻松：“说了半天话，先喝口茶。大同！”方大同拿来一个木制的易拉罐，里面插了一个油纸做的吸管。苗翠花手搭凉棚看了看：“哎呀，都没影了哦。”方世玉甩掉了手里的木质易拉罐，一个飞身跳上了木质自行车，看了看苗翠花：“你就等着喝酒吧！”

苗翠花看着方世玉的背影，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我儿子就是帅！哈！”

富少爷拼命地踩着自行车，时不时回头看看，却不见方世玉踪影：“嘿嘿，方世玉，你也有今天啊！”突然一边传来方世玉的声音：“是谁笑得跟蛤蟆叫一样啊？”

富少爷侧过头，发现方世玉已经和自己并排骑在了一起，他惊愕地叫了一声：“方世玉！”

方世玉一脸轻松：“哟，富少爷，这么巧呀？你也来这玩儿呀！”富少爷没好气地白了方世玉一眼，然后看了看四周：“人呢，都死到哪儿去啦？”富少爷叫完，附近树丛里传来“沙沙”作响的声音。

方世玉把车一横，一个急停，警觉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几个家丁骑着木制车从树丛里飞身而出，所有的车头上都竖着“富”字牌，他们落在了富少爷与方世玉之间，一字排开，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武器，有刀、木棍、狼牙棒等。富少爷坏笑了两下：“不好意思了，我要先走了！你们替我好好照顾方大少爷，哈哈！”说完便骑车离去。

方世玉歪着头笑了笑：“就凭你们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也想拦住我方世玉，让开啦。”几个家丁相互对看了几下后，一起冲向方世玉。方世玉叹了口气：“呼……这是你们自找的。”说完单脚一用力，骑着车向众家丁冲去。方世玉完全把木制自行车当做了活马，将马术的技巧应用得淋漓尽致，没一会儿的工夫，所有的家丁全都被打翻在地，痛苦不堪。

方世玉看着躺在地上的家丁们，撇了撇嘴：“何必呢？何苦呢？”说完看向富少爷远走的方向叫道：“万！全！富！”

富少爷骑着车出现在东街的一头，大叫着“让开！让开！”路上的行人、小贩们赶紧躲闪。富少爷满头大汗，但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方世玉！我赢了！哈哈哈哈哈！”正说着，突然富少爷眉头一皱，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奇怪，怎么突然车子变这么重？”转头一看，原来是方世玉用一根树藤把自己的车和富少爷的车拴在了一起。富少爷惊愕：“方世玉！你还没死？”

方世玉趴在车上，毫不费力，对着富少爷轻松一笑：“你还没死，我怎么好意思呢。总是要让你赢一次哈。”

富少爷愤怒地从怀里拿出一把刀子，准备砍断树藤，方世玉一脚踢飞了刀子。富少爷气得大叫：“给我上！”人群中富少爷的家丁们一拥而上，纷纷跳向方世玉的车子，准备把方世玉拉下车来，方世玉左右闪躲，家丁们一个个扑空，摔落一地，有的还冲上了别人的摊位，一时间乱成一片。方世玉索性一个飞身骑到了富少爷的脖子上，一手拉着富少爷的辫子，欢叫道：“马我骑的不少，人我还是第一次骑哈。加油加油，再努力点，驾！”方世玉嬉皮笑脸地扯了一下富少爷的辫子，富少爷痛得龇牙咧嘴：“痛！痛痛痛！”

家丁们赶紧跑到卖番茄、土豆、鸡蛋等这些摊位前，抓起这些东西就向方世玉砸去。方世玉一个翻身坐到了富少爷的车后座上，然后两手抓着他的手，把他当做傀儡一样，去挡那些飞来的瓜果鸡蛋。因为躲闪不及，好多鸡蛋和番茄都砸到了富少爷的脸上、身上。

方世玉伸头看了看富少爷：“哎呀，营养这么丰富呀，多吃点呀，不吃可惜了。”这时，苗翠花带着方大同和众家丁也赶到了东街，看见万家家丁正袭击方世玉，大为不爽。苗翠花一捋袖子：“敢欺负我的小玉玉，给我打！”苗翠花一声令下，方大同带着家丁也陷入混战，双方各自用瓜果鸡蛋互砸，整个东街上一片狼藉。

方世玉猛一抬头，彩球已经近在眼前，他一下跳起，用脚一点富少爷的头，飞身跳到牌坊上，一下子摘下了彩球，高高举起，得意洋洋：“我！赢！了！”富少爷此时狼狈地摔倒在地上，方世玉对着富少爷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多谢啦！”富少爷气愤地一拳砸到地上，跟着又痛得直甩手：“哦嗬嗬嗬……”

苗翠花和方大同这时候跑了过来，苗翠花一边帮方世玉擦汗，一边关切地问：“你没事吧？小玉。”方世玉摇了摇头，双手一摊：“我没事呀，好得很。”说完转头看了看坐在地上的富少爷：“怎么样？还赌不赌了？”

富少爷“噌”一下站了起来：“哼！你别得意得太早了，方世玉！我们再约！”方世玉耸了耸肩：“好呀，有人送银子给我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阿花。”苗翠花捏了捏方世玉的脸：“是啦是啦！我的小玉最棒了。”方世玉看向富少爷：“随时恭候，越快越好，就算是明天继续我也不介意。”

“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是我堂哥大喜的日子，就定后天！谁不来谁是缩头乌龟！走！”富少爷说完带着众家丁狼狈地离开了。

方世玉晃了晃脑袋：“好，我方世玉等你。”苗翠花以为方世玉没听清楚，舒了一口气：“呼……好了，我们也回家吧。”方世玉突然眉头一皱：“等等！”苗翠花疑惑：“怎么了？”

方世玉：“刚才他说明天他堂哥，就是那个人模狗样、有爹生没娘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非恶事不做的万全财……大喜？”

苗翠花含糊地说：“咳……嗯……不是吧？你好像听错了。”

方世玉看着苗翠花：“你紧张什么？”

苗翠花：“我？我没紧张呀，呵呵呵，笑话，我紧张什么？咳……”正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方德的声音：“方！世！玉！”方世玉一愣，然后不耐烦地抬起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方德出现在了人群里。

方世玉、苗翠花：“德！爷！”

方德一脸愤怒地看着他们俩，大叫道：“方！世！玉！”

苗翠花指向方世玉：“你完了你，小玉。”

方德又跟着大叫：“苗！翠！花！”

方世玉捂着嘴巴边笑边指向苗翠花：“你也完了你，阿花啊！”说完两人对看了一下，

异口同声：“闪啊！”

方德看着方世玉母子俩的身影，又看了看狼藉一片的街道，无奈地摇了摇头。

方府的后花园内，方世玉惊愕：“谁叫我？”苗翠花拍了拍方世玉的胸口：“没有人，哪有人呀，小玉乖，不怕哈。”

方世玉道：“你不是说德爷明天才回来的吗？作为一个成年人，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阿花。”

苗翠花耸了耸肩膀：“我哪里知道呀，的确是说了明天才回来的呀。”

“算啦。反正回来都回来了。今天晚上我看晚饭是没得吃了。不过这倒是小事，可是阿花你呢，唉……可能就要……”方世玉凭空比划着在空中写了个休字：“咻……咻……咻……”苗翠花皱着眉头，学着方世玉的样子：“你这个咻咻咻是什么玩意儿呀？”

方世玉摇了摇头：“就算你看不懂我写什么，也该听得出我刚刚那……么标准的发音吧？嗯？”方世玉对着苗翠花挑了挑眉毛，坏笑了一下：“你懂的……”

苗翠花惊愕：“不是吧……糟了糟了，那你爹这次不是休定我了？不行不行，儿子啊，你一定得帮我想个办法。”

方世玉轻松地说：“早就想好啦！赌一赌好啦！”

苗翠花疑惑地看着方世玉：“赌？”

方世玉耍了几个招式，然后摆了一个姿势：“一字记之曰，打！”

苗翠花摇头：“不行不行不行，你爹的身板哪禁得住我打呀？几拳下去不呕个几十两血才怪呢。不行不行。”

方世玉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不是打我爹，是打我！”

苗翠花疑惑：“打你？不要，娘舍不得。”

方世玉抬了抬苗翠花的下巴：“我知道阿花你疼我。不过呢……”方世玉说着又耍了几个招式：“我是谁？我是方！世！玉！铜皮铁骨的方！世！玉！从小被娘你用铁醋泡大的，这点小打小敲都禁不住的话，我还怎么当十大杰出青年，怎么光宗耀祖呢？你说是不是呀，阿花？”

苗翠花犹豫：“可是……”

方世玉笑着摇了摇头：“没事的，娘。爹他嘴硬心软，到时候看见你打我，他一定会拦住你，翠花！你简直是胡闹！跟着呢，他就扶起我，一边替我掸身上的灰，一边问我，没事吧世玉，再然后呢，就看着你，我说过多少次了，道理是用嘴说的，不是用打的！就算是铜皮铁骨也会有内伤的嘛！你几时才明白呀你。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你们两个给我回去换套衣服出来吃饭，唉……真是被你们母子俩气死了。”

苗翠花渐渐露出了笑容：“臭小子！有一套嘛！”

方世玉拱手道：“当然啦，有翠花必有世玉嘛！”

苗翠花：“好啦好啦，你爹赔完钱就该回来了。”

“好！那还等什么？阿花！来吧！”方世玉说完挑起地上一根粗木柴递给苗翠花。苗翠花咬了咬牙：“好！打！”正在这时候，方德带着方忠玉、方孝玉走了进来。看到苗翠花在打方世玉，三人惊愕。

方忠玉急问道：“娘！你这是干什么呀？”方世玉和苗翠花对了下眼，坏笑着点了点头。苗翠花假装愤怒地说：“我打死你！”方世玉假装很痛：“不要啊娘！世玉知道错了！哎呀！”

方忠玉、方孝玉丢下手里的行李赶紧上前拦住了苗翠花。方忠玉：“娘，不要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呀！”“你放开！今天不打死这个不孝子，我就不叫苗翠花！”苗翠花推开方忠玉，继续打方世玉。方世玉顺势躺在地上打滚。

苗翠花指着躺在地上方的世玉：“想你爹在广东一带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现在可倒好了，脸全给你丢光了！今天我就打死你，对方家列祖列宗也算是有个交代了！啊！”

方世玉赶紧滚到了方德脚下：“爹！都是世玉不好！给您老人家丢脸了。我是烂泥扶不上墙，朽木不可雕，不学无术、混吃等死，世玉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下辈子能修得像两个哥哥一样又懂事又孝顺，等我死了以后，您和娘再生一个好了，世玉不孝，世玉先走一步了！来吧！娘！”方世玉说完又滚向了苗翠花那边。

方德抬起手有些不舍：“世玉……”

“哎呀！犯了错还装可怜！看来不给你来点重口味的是不行了！”苗翠花说完丢下手里的粗木柴，转身在一边的兵器架上拔出了一根铁棒！

方德惊愕：“翠花！你当真要打死世玉呀！这可是铁棒呀！”

苗翠花用力将铁棒往地上一杵，地砖顿时四分五裂：“老爷你别管！今天我一定给方家一个交代！”

方德赶紧上前拦住了苗翠花：“翠花！你简直是胡闹！”此时方忠玉和方孝玉也扶起了方世玉。方德走到了方世玉身边。一边替他掸身上的灰，一边问：“没事吧，世玉？”方世玉摇了摇头。

“我说过多少次了，道理是用嘴说的，不是用打的！就算是铜皮铁骨也会有内伤的嘛！你几时才明白呀你。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你们两个给我回去换套衣服出来吃饭，唉！真是被你们母子俩气死了。”方德说完背着手转身离开，方忠玉和方孝玉也拎着行李跟着离开了。方世玉和苗翠花看着他们走远，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相互击掌，异口同声：“搞定！”

方世玉解决了问题后，等方德和苗翠花睡下，便跑出了方府，去找齐老爹喝酒。夜色中，破败不堪的齐家小屋亮着微弱的灯火，齐老爹和女儿莲姑娘在屋子里哭泣：“哎呀，我们对不起那位好心的姑娘啊，也不知道她被万全财这个混蛋抢去了会怎样？”

莲姑娘：“爹，我们一定要救这位姐姐啊？”

齐老爹：“我也知道要救她，可是，可是我们有什么势力啊？唉……”

这时门“砰”一下被推开了，方世玉一脸高兴地站在门口：“齐老爹，方世玉到！”方世玉进门看见齐老爹和莲姑娘的表情，疑惑：“哎，你们这是？”

莲姑娘擦了擦眼泪，抽泣地说：“方少爷，姐……姐姐被万全财给抢走了……”

方世玉惊讶：“你还有姐姐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

齐老爹摇头叹气：“唉……方少爷啊，莲儿说的是一位好心的姑娘，她是替我来看病的，可是没想到，被万全财给碰上了，硬是抢去了，明日就要成亲了呀。”

方世玉气愤：“哼，万全财这个小乌龟王八蛋，哦——，原来新娘子还是抢去的啊！”

莲姑娘抬起泪眼看了看方世玉，“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方少爷，救救这位姐姐吧！莲儿求求你了。”齐老爹也跪了下来：“是啊，方少爷，你一定要救救这位姑娘啊。”方世玉赶紧扶起齐老爹：“老爹你快起来，你放心，这件事我方世玉管定了！快，快，快起来。”

齐老爹起身坐到了椅子上，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好，好。方少爷，你的大恩大德我真是……”方世玉连连摇头：“又来了又来了，世玉最怕的就是这个。好啦好啦，时间也不早了，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你们就放心吧。”方世玉说完就离开了齐家小屋。

气派的万府门前，悬挂着几盏大红灯笼，灯笼一面写着“万”，一面写着“囍”。看门的家丁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门口，有说有笑。万府厢房的门从外面上了锁，几个家丁站在门口把守着。厢房内亮着灯火，里面隐约传来女人低泣的声音。万全财醉醺醺地带着老妈子走了过来，老妈子的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新娘穿的衣服、配饰。

万全财看着大门，贼笑两声，转头对老妈子说道：“一会儿给她送进去。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老妈子一惊，赶紧连连赔笑脸：“是是是。您就放心吧，又不是头一遭了。嘿嘿。”

万全财点了点头，转身哼着小调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卧室内，方大同躺在床上四仰八叉地酣睡着。房门被推开，方世玉闪身进来，一下翻到方大同的床上。方世玉小声地叫道：“大同，大同！”方大同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声音含糊：“少爷，发生什么事啦？”“起来，跟我走。”“三更半夜的，去哪里呀？”“走啦！”

万府的围墙上，方大同和方世玉探出头观察院子里的情形。方大同面露难色：“少爷，咱们还是回去吧。”方世玉摇了摇头：“没得商量。走啦！”方世玉说完拽着方大同跳进了万府。

厢房里的灯火还亮着，里面一片安静。站在门口的家丁依着墙打着瞌睡，看样子快睡着了。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惊醒了众家丁。

家丁甲：“谁？”方世玉和方大同出现在家丁面前。家丁甲惊愕地叫道：“方世玉？”

来……”

突然家丁停住了嘴，表情也由惊愕转变成惊喜。原来方世玉高举着银票，一脸得意地看着家丁。家丁甲边说边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银票：“方少爷，这么晚了您这是？”

“也没什么，我表妹明天就出嫁呀，做表哥的我来看看，这很合乎情理吧？”方世玉说完把银票放到了家丁甲的手里。家丁甲赶紧把银票揣进了怀里，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合情理，太合情理了。嘿嘿嘿。不过方少爷，您知道我们做下人的也不容易，也就别太为难我们了，麻烦您动作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呵呵。”

方世玉看着家丁的样子，打心眼里厌恶，于是不屑地说道：“赶紧开门吧，有你说废话的时间，我都看完走了。”

“是，是。”家丁说完转身打开门锁，推开了门。方世玉和方大同走了进去。

门一打开，一个花瓶飞了出来，方世玉急忙接住，叹道：“哇！一进门就送这么大的礼呀。咦，这个花瓶的做工不错嘛。可惜我不喜欢，要是个酒坛子还差不多。是不是呀？”方世玉说完移开花瓶，对着雷无双调皮地眨了下眼睛。

雷无双惊讶：“你是谁，放我出去？”方世玉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嘘。”方世玉身后的方大同机警地关上了房门。

方世玉：“你就是白天给齐老爹看病的那位姑娘吧？我是来救你的。”

雷无双：“救我的？”

方世玉：“嗨呀，别说了，相信我就听我的……”

片刻工夫后，厢房的门打开了，方世玉带着“方大同”走了出来，“方大同”低着头跟在方世玉身边。方世玉随手关门，满脸堆笑的对里面说话：“没事的没事的，表妹啊，我们先走咯。”

家丁甲看见方世玉出来，赶紧走到门前，看见新娘子已经穿戴整齐，盖着红盖头坐在里面，放心地点了点头。

厢房里，方大同掀开了红盖头，脸上被化上了浓妆，看起来滑稽可笑。方大同愁眉苦脸地看向大门：“少爷，你可千万别来迟了呀。”

街道上还零星亮着几家客棧、酒馆的灯笼，方世玉拉着雷无双的手跑了过来。方世玉回头看了看，喘着气：“应该没事了。哈！”雷无双感激道：“谢谢公子相救。”

方世玉这时才反应过来还牵着雷无双，急忙放开：“嘿嘿，举手之劳，举手之劳而已嘛！”

雷无双道：“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家住何处，改日我随爹爹到你府上来当面答谢。”方世玉向后跳了一步：“嗨，这么快就调查我的姓名地址了，阿花告诉过小玉，这是不能随便告诉人的。”雷无双有些听不明白方世玉的话：“公子，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报答公子的救命之恩，今日要不是你救我，我明天就成为那个无赖的……”